

爱情 伊妹儿

和G在一起，我感到的是生命中的纯洁；
和F在一起，我感到的是生命中的使命；
和Z在一起，我是幸福的。

麦琪(英儿)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麦琪(李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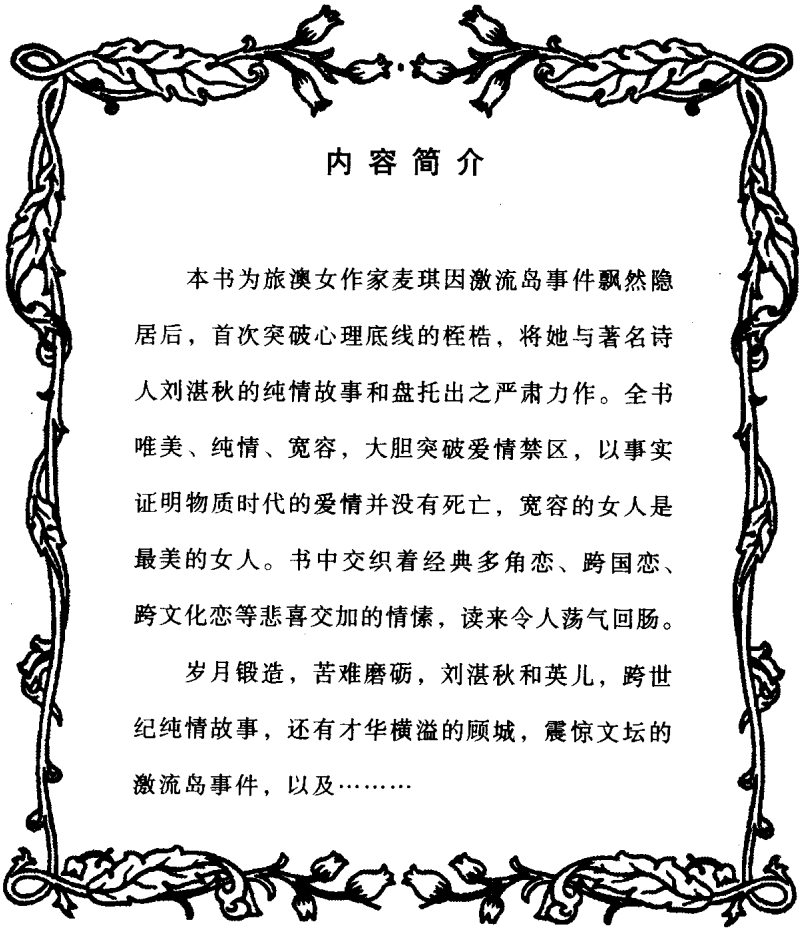
J249.57
279

爱 情 伊 妹 儿

麦 琪(英儿)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此书系用本社专有防伪水印纸，请购书者注意识别。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旅澳女作家麦琪因激流岛事件飘然隐居后，首次突破心理底线的桎梏，将她与著名诗人刘湛秋的纯情故事和盘托出之严肃力作。全书唯美、纯情、宽容，大胆突破爱情禁区，以事实证明物质时代的爱情并没有死亡，宽容的女人是最美的女人。书中交织着经典多角恋、跨国恋、跨文化恋等悲喜交加的情愫，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岁月锻造，苦难磨砺，刘湛秋和英儿，跨世纪纯情故事，还有才华横溢的顾城，震惊文坛的激流岛事件，以及……



从《魂断激流岛》到《爱情伊妹儿》（代序）

麦 琪

1. 黑夜的雨水声是宁静的，这些天，悉尼的深夜的雨水声陪伴着我的回忆。

这是2001年的夏天，我离开中国北京已经整整十一年了。

这些年，我特别喜欢雷雨，因为在这种时候，我的精神世界突然变得特别清澈，那是一个需要孤独的世界。

七年前，轰动一时的《英儿》使我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新闻人物，我的普通的名字，突然变得家喻户晓，在书中我成为了这样的女人：一个性欲极强的且懂得利用色相的女人；一个赞颂妓女希望以色相盈利的女人；一个到处用人以图实惠的女人；一个无情无义又虚伪作假的女人。而且书中的一个封面上有这个女人的裸体肖像，书里有大篇幅的对这个女人的性的身体的详细的描写。我的精神在这样的已经接近崩溃的境况下，以为一切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情景下，看到的是媒体的追踪报导，强调指明：书中的英儿，原名李英，笔名麦琪，原在诗刊





社任编辑。曾经拥有的安宁世界瞬息间变得一片喧嚣，我的逃离新西兰以后的隐居所变成了一个公开的阵地。

电话声在房间里不断地响着，每一声都像是刀子划过我的流血的伤口。

“你的名誉受到如此的诋毁你怎么能缄口不言？没有人理解得了你，别人只会认为你胆小心虚。你应该起诉！你必须起诉！”我的当时曾作过律师的丈夫以及我的朋友们气愤的声音在我的周围善良又残酷地响着。根据《英儿》一书拍电影的导演不断给我打电话，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合作。“为什么不给我们回电话，为什么？！”

我暗自摇摇头，对所有的人，我说不出话来。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名誉是一种这样的东西，一旦她的隐私由于任何原因、任何背景而成为公众的“消遣”，那么名誉是任什么也夺不回来的了。而且何况，我最应该去与他说话的人已经不在。当时我记得，对那些好心人，我只重复着说了一句话：但愿活着的人都活得好些。对于我来说，死已经是最容易的活法了。

对于电影和媒体，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我的生活已经七零八落，我的精神已经分崩离析，我再没有力量给人做嫁衣裳了。

一年以后，我在一种强行使自己恢复平静又绝不平静的状态下，完成了纪实小说《魂断激流岛》，尽力客观地记录了我在岛上的生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出一个追求自由和渴望自由的女人她真实的内心世界来。因为《英儿》一书中的我，是一个我不认识的我，是一个被一种激情彻底扭曲了的我，这里不包含对“英儿”这个人物的褒贬，如果单单作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来讲，我是很喜欢那个叫“英儿”的女孩子





的，因为她活得又强烈又清楚，强烈得让人感动，清楚得让人羡慕，可是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彻底相反的故事，是一个非常软弱混沌的女孩子的人性所造成的悲惨而糊涂的故事。

2. 从这个事件开始的时候起，湛秋就为我背负了一系列的“恶名”，即使是指责我“拉出个老诗人来垫背”，也是在同时对湛秋进行一种暗示性的人身攻击，这一切更使我的心一直无法平静。整个过程里，他为我写了三篇散文。在文中他的简洁到不能再简洁的表白，以及接受广州声讯台记者的采访，也被媒体攻击为“拍卖隐私”，我含泪读着那些文章，不禁自问这“拍卖隐私”是从何谈起呢？！如果说拍卖，也应该是《英儿》或者是《魂断激流岛》，他仅仅是站出来为我说了几句话，仅仅是说了一些别人大概不愿意听到的话。这一切连锁事件使我突然意识到，大多数的人，包括一些称为我的朋友的人，也是不愿意听到我这一部分的真实的，他们甘愿我作为一个“象征”而存活或者死亡，于是我意识到这个故事本身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个人恩怨个人悲剧，它所引发的社会和文学艺术问题，已经使我把他同时也拖进了一潭深深的泥淖之中。

于是当《魂断激流岛》一书写完后，我问湛秋会不会为这部书写一个序的时候，我是没有寄予希望的，可是他写了，湛秋的序写得冷静客观得让我感动，因为当时的我已经结了婚，我理解了一个男人对于过去和爱情的尊重所显示出的强大的力量。

《魂断激流岛》这部书的写作过程是痛苦的，那一天一天的回忆都是刀刃一样的尖利，虽然我在写作过程中力求客观，但是，由于当时的心境，许多东西我都没有写清楚。我只是想





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去新西兰，不是为了去破坏一个家庭，出国对于我来说，是一次获得生命自由和独立的可能，是因为我和湛秋的关系。但是即使是澄清这一点真实，也是要付出难于承受的痛苦的代价的。

这部书的出版过程也同样是痛苦的，面对一些周折，几家出版社都急流勇退了，这我是十分理解的。当发表了 my 《命运的劫难》一文的上海《文汇报》也要遭到非议的时候，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提供一个陌生的女子一席说话的地方呢？！

我知道事件本身的悲剧性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人生，将来的日子我也无法使自己忘掉发生的一切，但是一个女人能够在能够尽可能不伤害任何人的地方为自己的名誉和人生做一次简单的陈述，也要付出双重的精神毁灭的代价，也要使她周围的人横遭非议，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人性自身的一个大悲剧。

我要感谢许多帮助了我的朋友们，帮助我看到世界是一个大世界，生活是一份大生活，帮助我在一个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帮助我抖落掉身上的尘埃继续上路，如果没有你们，我也是无法活到今天的。

在此，我更要感谢湛秋，虽然他是我的情人，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的永远的情人。或许这种感谢太亲近，也太浅显，但是我还是要请他接受这声感谢，这是一个女人，一个经历了生活的坎坷的女人对于一个依然深爱着她的男人的感谢，这感谢在这种意义上是决不浅显的。

3. 《魂断激流岛》出版以后，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表示对我的理解和安慰，在此特别想提及四川一位和尚在来信中对我的真诚的劝慰，和特意附寄的佛教书籍，我想在此表示对所有的好心人的感谢，以及不能一一回信的歉意。





许多的读者对湛秋和我的爱情故事非常感兴趣，认为书中写的太少了太含蓄了，使书的整体上构架不清楚，这我是承认的，在当时，我是把湛秋和我的故事作为一个副线来写的，即使是副线，也是因为故事的前后联系使我不得不提及他的时候才写到的，我是在有意尽可能少的写到和他相关的过去的。原因之一自然是不想再给他招来什么人身攻击，原因之二是我本身的情绪的不平衡，也使我无法去回忆超出岛上的生活。

岛上的悲剧的阴影笼罩了我的整个生活，那时在我的神经里，岛上的两年半的生活，更具体的说，从他们离开激流岛去德国为止，只短短一年半的生活，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无法使自己从那片天空中走出来。

现在，当我可以从那片天空中重新走出来，重新找回自己的时候，我才能够对自己说出“岛上的生活只是我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使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活着就是有希望的。

那些时候，北京一直像是一个沉重的影子一样压迫着我的记忆，我意识到那些故事正在从我的心底的很深的地方开始浮现出来，特别是1994年，在北京住过一些时候以后，它就更加尖锐地刺激着我。

那些日子里，湛秋陪我去了在我的记忆里像是影子的陶然亭、天坛，我想起了那些和他的旧日约会，想起了在公园门口等着他的我，那个小小的痴情的女孩子的样子。他陪我走过那些亲切的胡同，那是和他一起骑车穿过的胡同。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双手抱住他的腰，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背上，我兴奋地意识到生活是在一点儿一点儿的缓慢但是不容质疑的向前





走的，回到北京的日子，使我的心里感到一种安慰，有了一种找回了什么的感觉。

我重新想起那个山里的诗会，那是1986年的5月，三个月以后，也就是1986年的9月，我已经成为了湛秋的情人，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不会忘记的感觉，有哪个女人会忘记呢，那个使你从一个女孩子成为一个女人的男人，那个把你的身体突然点燃起来的男人。

4. 我发现那些留在北京的记忆像是火焰一样在我的神经里藏匿着，使我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里惊醒，我对自己说，将来，等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我要把我和湛秋的故事写出来。可是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如果我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就永远也无法平静。

《魂断激流岛》是1995年出版的，回头看时也已是六年过去了，这几年我的生活开始“平静和正常”下来了一些，我意识到悉尼开始成为了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真正的隐居所，我开始拥有了一种“独自生活”的机会。

我开始重新找回了一些生活的自信，工作的自信，交友的自信；湛秋也重新走进了我的爱情生活里。但是我意识到，那份在我的心中烧灼着我的火焰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更加强烈起来。

我想，一个女人经历了人生一次强烈的震撼以后，生活是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平静的，心里的痛苦也是不可能在一个清晨像露水一样消失掉的。

湛秋的存在，不断地刺激着我，使我的过去、我和他的过去里所包含的一切都变得异常敏感，异常痛苦。我内心里那些旧日的故事，那些今天的感慨，那些内心的彻底的不平衡，那





些对湛秋的不安全感，背叛感，以及自己感情的困惑，这一切都是千百倍地把我刺激得痛苦不堪了。

许多个夜晚我给他写信，向他诉说向他忏悔向他寻求答案。

有了因特网以后，这一切变得更加方便。有一天，当我整理文件时，意外地发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竟然已经给湛秋发了将近两百封伊妹儿。我一封一封地读着，好像有一个声音清晰地在我耳边说，生活以它自己的方式显示给了你一个这样的事实：痛苦可以是负担也可以是财富。

每一个伊妹儿就像是一片透明的翅膀，载着我穿过时间，走进过去，走进那些震撼心灵的区域，使我重新领悟到生命。

于是我突然想，我要是把这些伊妹儿稍加选择、整理，发表出来，也就可以慰藉我的内心了。如果再穿插我和湛秋的故事，以及我在海外的生活片断，那么我的故事也就可以更具有社会意义了，特别是对于和我一样经历过坎坷的女人来说。

生活本身开始搅动着我的神经，后来，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不坐在电脑前写作，我的情绪就不能平静。

终于在一个雷雨的夜晚，我独自倾听着雨声，也开始倾听到了我的手击打键盘的声音，这声音和外面的雨声混合在一起。后来，在这整个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总是听到那种霖霖的雨声。

这部书是真实的，因为它的真实而具有社会性，这部书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因为它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出现在我生命的艺术的构架之中的。

人生如风花雪夜，女人的一生似乎更是如此，每每我坐在雨天的窗前陷入沉思，总是怅然于命运的飘忽如风，美丽如花，清冷如雪，安宁如夜。





有人说，一个女人的内心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心理的变迁的历史，我想，这话是有道理的。

这部书包容了我自身内心深处的感情隐私，包容了我对女人，对爱情，对性，对人生的“我之所感”，如果因此遭到出卖隐私的攻击，那我是有所准备的，

说到底，尽管是文学作品，终究也是自身的作品。

我只是想写出燃烧在心中的一些感情故事，一段内心旅程，至于别人对我的爱情生活做何想法，那就不属于我的故事了。

5. 我当然意识到，这本纪实小说《爱情伊妹儿》的出版，肯定要招惹到出卖隐私的指责。可是，经历了一场彻底“失去自己”的困惑以后，隐私，对于我来说，所意味着的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了。

我想，在我活着的岁月里，隐私对于我，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如何把自己的隐私重新变成自己的故事，重新活在自己的隐私中，而不是被制造的隐私中。

还有一层我内心的感受是，如若由着媒体像捕风捉影一样地炒作，还不如自己站出来，把自己的故事讲一下，既然已经是媒体炒作的对象，一味地躲避，反而给自己造成一种活着的巨大压力。记得湛秋在成都开诗会的时候，无意间一次醉酒所说的几句有关我们的故事的话，就被报纸大肆宣传了一番。我记得自己当时非常痛苦，好像经过了不堪回首的痛苦以后，自己不仅没有活得自由一些，反而连一般的社会活动平常生活都要倍加小心了，突然意识到自己活在了一个“隐私”的笼子里，那种感觉是可怕的。

恐惧了伤心了悲哀过了以后，我所感觉到的是这一切都是





自己的选择。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进笼子里面去呢？是自己还是媒体还是人言把自己放进了笼子呢？想来想去，是自己。

我不想再谨小慎微地活着，如果有谁认为出版这样的书是出卖隐私，那么他可以非常满意地认为是出卖隐私好了，我不想像死人一样活着。

一年前，我曾想写《我和湛秋的故事》，对湛秋说了，他说：你想写给谁看。我说写给你看，也写给我看。实际上，我知道在我的生命中，这些故事不写出来我是无法平静的，无论是写给谁看，它们是一定要从我的血液里流出来的。

我想，我写出这些故事，湛秋是不会介意的，因为他说，这几年很多出版商希望他来写，并答应给他丰厚的报酬，但是他说，有一天，他是会写他的人生的，像写忏悔录一样地写，但那是在他不再需要钱的时候，也是他自己选择写的时候。他对我说，如果你认为现在是你写出这段人生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无论如何都是尊重你的选择的。我总有一种生命不会长久的感觉，每一次这种感觉袭来，我总是问自己，我真的能够带着这样的遗憾离开吗？！

徐志摩的爱情故事《人间四月天》播放以后，也使我意识到从社会角度上讲，人们对诗人的爱情生活是比诗要更感兴趣的，我想，把这个被媒体喜欢追逐的故事，完整地交给人们，也就省了承受片言只语的刺激之苦了。

对熟悉英儿和湛秋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肯定满足了“欲知后事如何”的愿望，因为我的许多朋友一直都在问，你和湛秋怎么了？你和丈夫还生活在一起吗？你和湛秋为什么不结婚？我把这些不能一一回答的问题，让这书来为我回答了，对于完全不了解我们和我们的故事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当代的不太规范的爱情故事，这部分人是我最渴望交流的读者，因





为他们会用心来读它，而不在意那些绯闻轶事本身了。

生活的戏剧是这样上演的，你永远不能够知道它的开始，永远也不知道它的结局，更不知道它会如何结局、什么时候结局，更可怕的是你永远不能知道除了自己以外的故事。

我写的是我的爱情故事，是一个经历了生命坎坷的女人的不安宁的内心世界的真实，至于我的爱情生活别人做何评价，那已经是故事以外的故事了。

从我自己来说，我无法忘记的感觉也是最重要的倾诉是：书脱稿了，我自己能够自由地呼吸了。

2001年9月



小画像



作者麦琪（英儿）近影

麦琪 (英儿) 近影
1994/04





时间：×××××

收件人：zq. 263. com

发件人：maiqi. hotmail. com. au

题目：没有你的夜晚

亲爱的 Z，看着你从机场的安全门后面消失了，终于意识到这一个“蜜月”已经又结束了。

这个晚上月亮那么晴朗，我在你喜欢的那张靠着窗子的高背的酒吧椅上坐了，看着窗外深蓝的天色里即将圆了的月亮，还有和月色一样晴朗的透明的云彩，想你是不是正在飞机上想我，还是在和身边的什么小姐搭话（哈）。

应该说我是没有理由太伤感的，三个星期的记忆够我回味几天的吧，这几天，总是应该好过的。

刚刚去了街角的洗相店，把我们最后照的那卷相片取回来了。我一张一张地欣赏着它们，在房间里自拍的那几张看起来棒极了，明天我要买两个镜框挂两张在房间里，也可以填补一些你留下的空白吧。

你还没有到家，我的伊妹儿已经在你杂乱的小房间里等着你了。

爱你。

想念你的兔子。



1. 从机场往回走，夜色开始笼罩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城市的灯光和川流不息的车灯热烈地拥挤在一起，茂密的棕榈





树叶在傍晚的热风里摇曳着。

每一次送走 Z，都使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麻木、陌生甚至敌视的感觉，大概是我的身体里属于“记忆”的那部分神经被和 Z 的告别刺激了起来，对北京的怀念情绪就突然强烈到可以把我一口吞噬掉了。

可是，我真的有勇气回到北京去吗？！

我有那么坚忍的神经去面对自己的“过去”吗？！一个“坏女孩儿”的过去吗？！

由于《英儿》一书铺天盖地的热销，我的形象似乎已经在“英儿”这个名字里定格了。

我知道自己无法摆脱被人打量的目光，那是一种异样的打量，或许并没有恶意，只是好奇，对于男人来讲，那是一种对一个“坏女孩儿”的性的好奇；对女孩儿来讲，那是一种对一个“坏女孩儿”的经历的好奇。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放在笼子里的供展览之用的动物，在那个是我的家的地方，我不知道应该如何作为一个平常人活着了。

我走进路边的杂货店买了一个大圆面包，和一块火腿，小店是一个老华人开的，店里面总有一种花椒大料的味道，我喜欢那种味道。

每一次 Z 走，我都会有好几天失去做饭的愿望。大概是因为他在时我们吃得太丰盛了，一日三餐，再加上夜宵和酒。

进了门，把东西放在门边的小桌子上，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就势倒进了身边的沙发里。

那是 Z 的一堆中文报纸，Z 总是要买两种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和《澳洲新报》。几天下来报纸就会堆成一个小山。

“先别扔，有的新闻旧了才好看。”他声称。实际上，他不喜欢扔东西，任什么东西他也是不愿意轻易扔到垃圾箱里去

